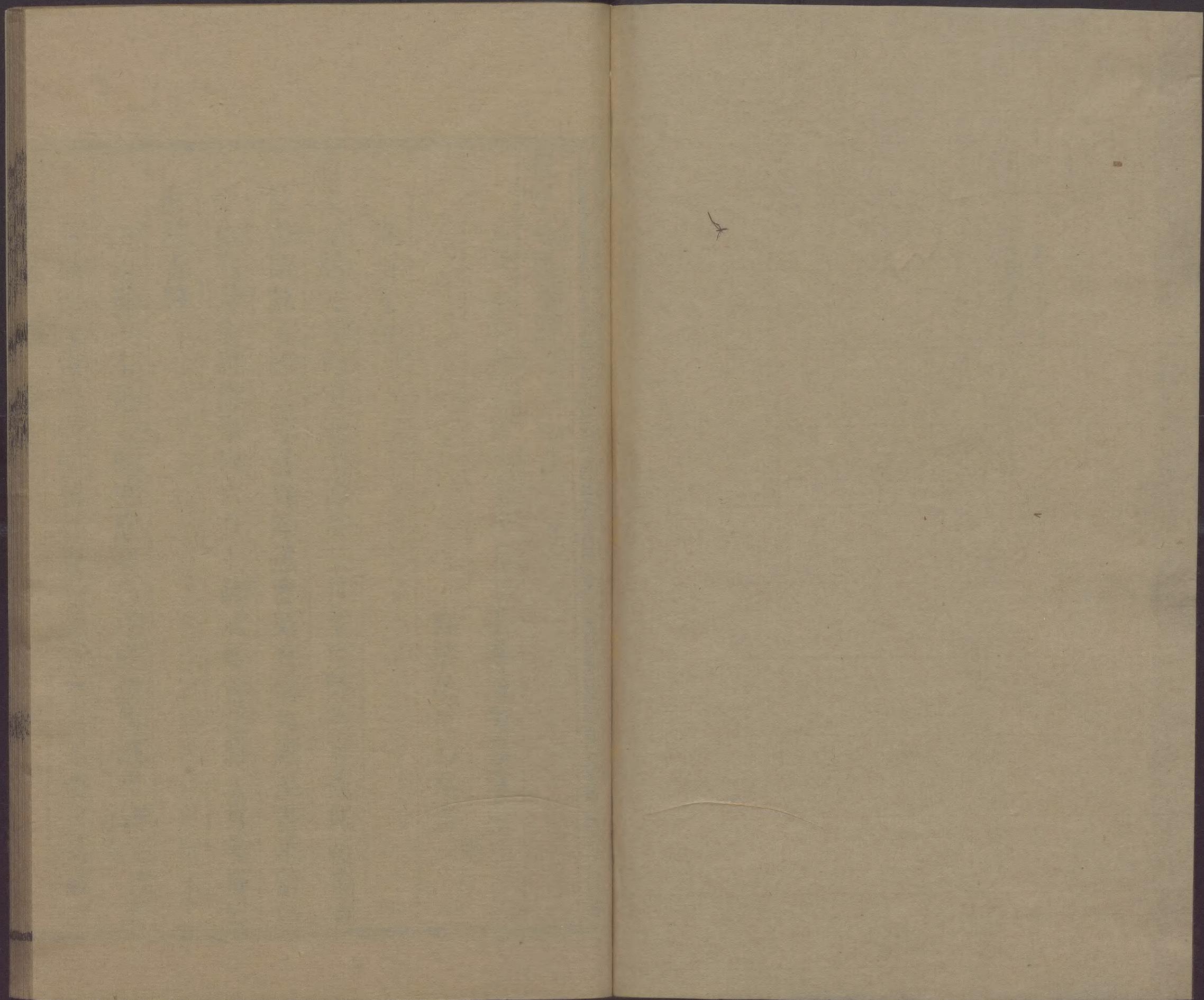


程子年譜

章庚題  
籤

傳 600  
384  
24



程子年譜卷四



楚雄池生春籀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五十四歲二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  
校書郎辭不許三月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始  
受命五月命同脩學制六月上疏論輔養君德八月差登聞  
鼓院再辭

二月庚午左正言朱光庭奏乞以程頤為講官  
續通鑑  
長編言

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

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  
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迪天聰一正君  
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  
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  
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种放高風素節聞  
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  
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  
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  
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  
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

以言乎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  
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胡文定集

先

生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  
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  
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  
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  
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  
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續通

鑑長編註巖叟薦先生不得其月日太皇太后嘗諭巖叟云卿累薦程頤已除校書郎來日待行文字召對今附二月二十八日然則巖叟薦頤不但此一事也

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續通鑑長編二十四日先生辭免館職

狀言蒙恩授宣德郎校書郎自昨蒙授西京國子監教授

方再辭免準朝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

有此除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

得入見未敢祇命伊川文集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

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

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

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

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

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

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

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

間爾得之矣伊洛淵源錄詔特許朝見仍令上殿續通鑑長編

三月十四日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

生面辭不許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新授汝州團練推

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

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愈允

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

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猷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伊川文集下同

論經筵第一

劄子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當留二人直

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朝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朱子云先生嘗進言於朝以為人主常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至切之言也元祐大臣不能白用其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

猶可痛憾

第二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

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

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  
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  
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第三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  
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  
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  
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  
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  
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  
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  
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

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

重道之心取進止又言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

爲重 朱子云劉摯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

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薛敬軒云先生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已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三月二十四日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見實錄 先

生再辭而後受命 四月三日 有辭免崇政殿說書表再辭免狀

見伊川文集下同 續通鑑長編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

日中使宣問臣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當授以何官職若

令在經筵當令何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

昨朝廷除西京教授曾固辭及召赴闕除宣德郎校書郎

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崇政殿說書若以新所授官充崇

政殿說書足爲超擢但恐堅辭不受耳此據元祐實錄司

馬光三月二十一日親書劄子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

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

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五月十二日戊辰差同孫覺顧臨及

國子監長貳看詳三學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亦數

十條 又曰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

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

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

州郡解額窄處自然人心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

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 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

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

必達於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

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

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

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

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朱子云舊實錄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

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謝韓康公啟竊以

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  
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  
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  
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  
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  
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展之光輝考於  
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  
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末緣  
望履徒切向風悃悃所懷敷宣罔旣 又謝簡頤惶恐再  
拜啟仲夏毒熱伏惟臺侯動止萬福頤執耕猷畝於門下

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報

稱末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按啓

中有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  
又仲夏毒熱等語則在受職後五月間也

答呂進伯簡

三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  
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  
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  
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論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  
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  
愛 別紙見論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旣爲今日官當於  
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

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尙多先兄明道之為  
 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  
 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  
 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  
 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  
 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  
 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  
 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  
 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

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

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

料也願公勿疑

按進伯以元祐初知秦州與叔時為太學

博士與簡中秦人瘡痍未復偶此旱暵賴

賢使者措置某備員於此與叔每過從等語合予

友陶槎仙際堯云汾睢據漢書應是汾陰睢上 與呂

大臨論中書大臨問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者道之

所由出此語有病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

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

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大臨云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而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

決非方圓之所出知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

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  
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  
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  
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  
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  
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  
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物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  
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

先生以爲

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  
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  
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  
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  
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  
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  
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  
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  
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  
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

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  
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  
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

即赤子之心純一即天地之心神明即孔子之絕四四者

物存乎其間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

則不得其中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

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夫臨前日敢指

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

不可謂之中夫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

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

謂字

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

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夫臨反而思之

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

教夫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

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

一二幸甚幸甚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

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夫臨云夫臨以

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

實則先生與夫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

同爾夫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

一有處字

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  
 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  
 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  
 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  
 言者失指切望指教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  
 反一作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  
 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惟觀其所見  
 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  
 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

分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

性中語未甚瑩

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

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

黃百家云此條即豫章延

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劉戡山云夫所謂未發以前氣  
 象即是獨中真消息也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  
 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  
 於於穆者是也自其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者言謂之和  
 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  
 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  
 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即微即顯即  
 隱即見而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此于聖學脈也自喜  
 怒哀樂之說不明於後世而聖學晦矣按蘇季明問  
 龜山輯粹言論中書最得心傳之妙可參觀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先生曰不可既思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思與喜怒

哀樂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

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遺書劉元承編李遜齋道南講授云楊文靖公嘗言

熙甯以來士於諸經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蓋聖賢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今竊照近思錄編目標出中字庶見伊洛開來學繼往聖者在此而道南一脈於此轉相授受講論尤深切著明故錄程門諸公語中大畧使尙論淵源所漸者有所考證所謂李先生論此最詳者信乎其言之不誣也

六月上太皇太

后書臣鄙野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願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

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邇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

和言  
卷四  
三  
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  
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  
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  
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  
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  
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  
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  
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  
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  
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天下至大至

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  
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  
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  
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  
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  
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甯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  
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  
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

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  
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  
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  
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  
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  
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  
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  
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爾年積歲所  
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  
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

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  
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  
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  
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  
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  
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  
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  
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

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  
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  
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  
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  
粥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  
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  
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  
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  
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  
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

安用之將來伏假旣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  
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  
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  
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  
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  
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  
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  
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  
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  
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

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  
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

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

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

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

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

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

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

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

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大皇太后每遇政事

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

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

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日之

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

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

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

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

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眾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

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

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惓惶懼待罪之至

黃東發云伊川十八十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此諸葛及後應聘爲哲宗

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為急耳其他論濮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為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矣陸世儀云經筵是人主莫大者從來視屬具文惟伊川能克稱其職上太皇太后及經筵三劄真可為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為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是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

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楊龜山云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

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先生居經筵建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人君舉動必使經筵知

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

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

主而人臣當任之耳

庭聞彙錄

在經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

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脩

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

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遺書唐彥思錄續通鑑長編

八月司馬光請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

壻請避嫌光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遂以祖禹兼侍

講先生居經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

舊例初

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遂令戶部自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為出券歷又不為妻求封范純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

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

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

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

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

其說甚長待別時說遺書楊遵道錄下同 讀通鑑長編

權判登聞鼓再辭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

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先生在經筵嘗質錢使自供

職後不曾請俸戶部初欲折支執政奏請館閣官皆請見

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

與折支久之始與見錢按先生不為妻請封至今氏族

莫考及檢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吳立禮劾先生有娶甥

女為妻一語質之杜尺莊煦以為小人含沙射影醜詆賢

者無所不有若不明白辨正則惑滋甚謹攷程氏惟太中

族兄文簡公琳以女妻韓忠憲億子縝縝生於天禧三年

僅長先生十五歲其女即年長配必不合且元祐初先生

謝韓康公絳簡云某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豈有素與

連親而言若此韓氏弟兄惟持國維與二先生最善一日

同遊潁昌西湖命諸子待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厲

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言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

矣自稱長者察其辭氣必非妻之近屬昆弟明甚至太中

二壻席延年李正臣其子皆先生壻更不待辨而明無根

之語獨出於吳立禮當時蜀黨諸公亦 先生每與司馬

不敢以此誣先生其又何傷日月乎

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

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

處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

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

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日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遺書謝顯道記 按劉元承編先生謂孫覺曰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云云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見無事外書時紫芝集 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祭陽公曰方今母后臨朝眾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為時耶先生默然而去伊洛淵源錄朱子云按

伊川文集脩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遠請行封建也 九月丙辰朔温公薨朝廷命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

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曰二蘇悵然而返曰麀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 自是時時謹先生他日國忌

禱於相國寺先生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口詆之云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先生主温公喪

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甯何為讀喪禮乎先生不答鄒至完聞之曰先生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温公

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先生云是公平生未嘗欺

人可死後欺君乎

外書呂氏記

為太中祭司馬温公文嗚呼

公平誠貫天地行通神明狗已者私衆口為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已大何天平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

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伊川文集下同

十一月冬

至神宗之喪未除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有論冬至稱賀劄子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

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外書卷十

程子年譜卷四終

男樾校字

程子年譜卷五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伊川先生

二年丁卯五十五歲八月罷說書權管勾西京國子監十一月

乞歸田里十二月乞歸田里

先生又上太皇太后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

官至簾前問土進學次第

見伊川文集

正月二十五日戊寅

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馬

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會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

少進說是日先生畧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

聖旨權罷講臣等其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

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外書范太史日記下同五月十五日戊戌

先生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

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卽位猶書田家詩

二首於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三月二十六日戊寅

先生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

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

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

坐殿上違成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脩邇英閣多

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脩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

有摩畫未知何所也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

焉邇英新脩展御座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窗

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先生又上疏以爲脩展邇

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

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日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

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

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見伊川文集先生

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

見伊川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

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

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日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

也而富於周公魯公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胡氏論語詳說哲宗亦首肯之見伊川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

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外書胡氏拾遺上或服

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遺書鄒德久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

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

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

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

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外書胡氏拾遺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楹喜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劉諫議語錄云温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按道命錄辨之甚

晰謂元年春先生未爲講官二年春則温公已卒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

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

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

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次日孫莘老講論語

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書有以開導人主處必懇懇言之始初內臣宮嬪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遺書

楊遵道錄下同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

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時神宗之喪既除有司

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

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見伊川文集 按續通鑑長編除喪是六月事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觀畫竟不往

龜山語錄張茂則宦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

正叔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

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遺書卷十七

先生在經筵執政有欲

用之爲諫官者先生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

之以設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

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嘗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

之多中也遺書張思叔錄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

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

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外書侯子雅言文潞公

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

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

議衰敗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

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詆謗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一日赴

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

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

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

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

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

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

還田里以示典刑見舊實錄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

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饋鬱嘔血而死按文仲字經父新喻人卒於元祐三年伯温初入

仕先生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

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

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外書開見錄 薦授大名助教

按伯温元祐中以調潞州長子縣尉

六月十二日劉質夫卒有祭文

見伊川文集 按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九月

新授京兆府教授劉絢除春秋博士從王巖叟薦也卒年四十三

質夫自髫齡時已有

老成器結髮即事二程先生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

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矣

伊洛淵源錄一作伊川先生語

先生曰質夫沛然

遺書卷六

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

幾似之

侯子雅言

七月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

國門先生往見之先生時在經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

亦危矣先生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先

生日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兒

姊之憂耳先生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

力不固耳

遺書張思叔錄 韓維門下侍郎甲子詔知鄧州以呂陶言故也

續通鑑長編七月王戊詔罷

八月二日罷說書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以為責命

禮當奔走就職到任訖

見伊川文集下同

十一月初六日上奏

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

官不當得不許 十二月十八日又上第二狀不許 先

生離京會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魚恐

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

至此專奉手啟幸便為之

外書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冬李端伯卒有

祭文

見伊川文集 奏黃陂縣令李顥堪館閣之選

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呂大防

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伊川稱之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尹焞嘗言某纔十七八歲元祐二年見蘇季明教授續通鑑長

編蘇昞以元祐元年十月詔除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

及第便是了也和靖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

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和靖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和靖

見先生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外書祁寬記

三年戊辰五十六歲正月乞歸田里皆不報二月乞致仕至再

又不報

先生三上奏乞歸田里以為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

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皆不報乃乞

致仕至再以為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

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

為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為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為

亦所以為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為忿躁必以臣為沽

名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

於已不見信於今尙期信於後安肯失理害義以自毀於

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為當然爾况去就之義豈

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

田里只乞令臣致仕又不報見伊川文集下同為太中祭韓康

公文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

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型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  
 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  
 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為恢宏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  
 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  
 空方逢時之尙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  
 義之表天不慙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  
 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  
 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續通鑑長編三月守司  
 徒致仕康國公韓絳卒  
知汝州韓維提舉崇福  
 宮以營葬兄絳自請也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某聞  
 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

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  
 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為  
 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  
 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  
 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  
 甯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  
 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  
 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  
 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  
 其力而被阻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

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  
 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之由  
 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偁為急誠使秦中歲增  
 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  
 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  
 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  
 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憾泉下  
 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按書中云某關西陋儒熙甯中先祖  
 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賜對便殿  
 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逾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沮止  
 不終厥功與明道誌侯先生情事昭合決為代侯仲良無  
 疑惟宰相不知何人書中有云閣下嘗尹長安又云僕射  
 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為己任是在宣仁聽

斷之時攷宋史呂汲公在元豐初嘗自知秦州徙永興軍  
 在為相之先元祐三年以呂公著告老汲公超拜左僕射  
 則上宰相書其為汲公  
 可知故繫於是年末

四年己巳五十七歲判西京國子監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  
 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  
 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  
 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  
 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  
 後寫其為當時敬禮如此

涪陵記善錄 按宋史潞公以  
 元豐三年判河南六年太師致  
 仕居洛陽元祐初命同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  
 赴經筵五年二月復致仕是尹洛時伊川猶未仕及伊川

為判監潞公猶在朝也疑尹洛或居洛之誤今姑繫於判監之年

先生既歸洛中寄范

公淳夫書曰丞相謂呂申公久畱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

原明爾呂氏童蒙訓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凡案間無他書

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外書晁氏客語范淳夫嘗與先生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

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外書時紫芝集

月為太中祭呂申公文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茲昌

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

既知真仕則為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

從起藩入輔命相朋公平日視公靜密恂恂國論所斷一

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

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

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

之愁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

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

無嚮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

在監丹誠而來顧伊川文集下同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十一月癸未為太中書家藏太宗寶字後先臣少師以

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

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

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親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為後聖法 先生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入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

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

遺苦

湯遵道錄 朱子云先生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

趙景平問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事須求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又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遺書已已 冬所聞

五年庚午五十八歲正月太中卒於西監四月葬伊川塋

正月十三日太中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享年八十有五四月十五日葬伊川先塋之次作太中家傳上谷郡

君家傳

見伊川文集 續通鑑長編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頤素蘊學行嘗為講官嘗於

襄事伏望特賜矜憫優其賻卹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疋下所屬葬日量行應副三月韓縝言程珦身亡請以其弟琬特權管西京國子監從之 先生葬父使周恭叔

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外書 卷七 周恭

叔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先生持身艱苦塊然一

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

過常人先生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

其退速每歎借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

先生

外書祁寬記和靖語 宋儒學案恭叔永嘉人在元豐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獨之西京從伊川遊呂與

叔時在同門恭叔亦師事之成元祐進士崇甯中官太學博士尋教授齊州 周恭叔說先生

教人為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

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恐有限也 呂氏童蒙訓

焯年二十

熙甯四年 平生

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朱公

揆所抄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

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

心只是記得他意焯自是不敢復讀 涪陵記善錄 按和

之學垂二十年則初見當從墓誌銘年二十者近是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

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

知其約書肆耳某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

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近思錄

和靖云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外書時紫芝集

和

靖言初見先生時教焯看敬字焯請益先生曰主一則是

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敬有甚形影

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

斂更著不得豪髮事非主一而何

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先生先生問之和靖曰心廣

體胖只是自樂先生曰到這裏連樂字也著不得

和靖

初見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先生問仁曰

仁者愛人便是仁乎先生曰愛人仁之事耳和靖時侍坐

歸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先生請益

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先生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

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外書

呂堅中記尹和靖語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

洛見先生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

孝弟先生曰曾見尹焯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

和靖以此爲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

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

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

復以此語白先生先生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外書涪陵

記善錄 按宋儒學案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學者稱敬亭先生張思叔稱其從學伊川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為同門之畏友伊川嘗命與和靖講明有伊川答問及語錄一卷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學於溫公稱元城先生非伊川弟子疑係安上之誤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少與從弟安上師事伊川遊太學與周行己許景衡諸君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成元符進士累官至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元承與景衡始見用後守饒州知宣州皆有政績伊川稱其有守政和六年卒跡其從學蓋在元祐間與周行己同時不及見明道先生也手編語錄一卷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紹聖四年遷謫前事

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先生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 是或大蹶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外書祁寬記和靖語

下 郭忠孝每見先生問論語先生皆不答一日語之曰

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按郭雍傳家易

序言其父忠孝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則從學當在元祐初此云子從事於此多少時則初見後之語可知故類

繫於和靖初到之後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先生曰

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

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

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遺書劉元承編下同 元豐九域志緱氏在偃師縣原註

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按質夫卒於元祐二

年和靖從先生在元祐五年此編所記有五年遭喪事蓋追憶也 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

爲仁測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謂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

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 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因言

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按太平興國五年少師羽典舉從孫元白中第明道為御史首薦弟頤暨表叔張載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

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

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

親也只是是一事 人心惟要定使侘思時方思乃是今人

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

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三言語後來被人傳

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

類皆非其作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

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少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

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諸葛武侯有

儒者氣象 劉元承元禮嘗師事先生說紀侯大去其國

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

也故不言齊侯焉又見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

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呂氏童蒙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

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

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

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

孟子云仁者人也

按此條與遺書鄒德久本小異高朝奉未詳其名姑類附此

六年辛未五十九歲至醴泉改葬少師羽

先生至關中二月癸卯有改葬告少監

諱倣少文見伊川師父文集下

同

述家世舊事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

居焉徙葬少監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

於御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大評事四評事治生事

皆淳儉嚴整大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

長安虞部也

一老嫗白曰承旨

將軍也

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

母崔夫人亦畱醴泉與從祖母雷氏

將軍之室

奉事二叔姑晨

夕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

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

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

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

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

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

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

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

後世所當法也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

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

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餼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公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幘其中若勅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弟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為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

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為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為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眾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宋史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慶曆五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大學士兼樞密使治平四年卒年六十八諡文元 按程文簡公琳大中祥符四年登第明道元年尹開封景祐元年為三司使四年參知政事寶元三年出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康定元年遷資政殿學士慶曆七年判延州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同平章事畱守北京嘉祐元年卒於陳州是為使相在賈登庸後也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

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  
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  
講說贖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  
三二千盡以與之 先生記葬用柏棺事曰吾自少時謀葬  
曾祖虞部以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  
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猶在又修韓王城  
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于柏萬之說於是知柏  
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柏脂入地千年爲茯  
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  
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

地得古棺裹以松柏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  
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  
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  
汗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  
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  
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二  
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處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  
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  
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

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  
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  
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  
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  
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  
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  
及一太所謂五患者溝渠  
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  
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  
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  
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

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

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  
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

之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

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外書時  
紫芝集

和靖學易

於先生

見和靖  
年譜

七年壬申六十歲三月除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  
再辭五月管勾崇福宮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

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  
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簾中納之令只與西監遂

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

王公繫年錄 詳續通鑑長編 朱子云初先生在經筵歸其

門下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先生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復得召

四月先生辭免判

國子監狀

再辭免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

耕養以求志不爲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

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夫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旣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旣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

聖世豈期矜貸尙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伊川文集 朱子云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然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

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

四月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程

頤本末別具論列又奏云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闕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

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  
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  
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  
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亦  
無憾矣范太史家傳 續通鑑長編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之執政論旨祖禹不敢復請朱子云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鄰遊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數年之後此剛強不足不免乎兩狗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心也宋史賈易字明叔無為人元祐初為左司諫 四月戊午立孟后詔云孟

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先生云自古天

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

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遺書東見錄註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手書曰吾近以

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馬軍都

虞侯贈太尉孟元孫女閔闈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

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宋史元字善長

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 五月甲申監察御史董敦逸

都虞侯子在閣門祇候 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見舊實錄 續通鑑長編三月二

言五月董敦逸言程某辭免職名表辭云不用則已獲罪

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

輕妄不可縷數至引孔孟伊尹以為比又自謂得儒者

進退之義惑眾慢上無甚於此伏乞朝廷追寢新命 五月謝管勾崇福宮狀改授管勾崇福宮見實錄 先生具奏

以為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受職次見伊川文集下

同續通鑑長編五月詔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嵩山崇福宮八月申河南

府乞尋醫狀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

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

肅也外書時紫芝集按楊文靖游察院墓誌皇上即位召為監察御史是在元符三年此云議授正言未詳

何時元祐六年二月蘇轍為尚書右丞沮先生除官職而蘇子容拜僕射故類附於此

八年癸酉六十一歲九月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

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伊川文集

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

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遺書楊遵道錄宣仁山陵太皇太后九月崩先生往赴呂汲公為使時

朝廷以館職授先生先生固辭公謂先生曰仲尼亦不如

是先生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

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先生未及對會

殿帥苗公至先生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

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先生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

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

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

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與

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言誤也

遺書張思叔錄下同按蘇文

忠王大年哀詞大原王君彭字大年故甯武軍節度使諱

全斌之曾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諱凱之子也為將日

有聞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子游是否即汲公壻俟考

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先生辭之時先生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為已

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

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

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師苗

公問先生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對曰且如山陵

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元豐九域志永安屬河南府宋儒學案苗授字受之上黨

人少從胡安定學元祐三年遷武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七諡莊敏子履時為閤門祇候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

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

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

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遺書附雜錄後 苗履見先

生語及一武帥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

肯向前先生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

國者飢則為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外書上蔡語錄 是

年五月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洛 龜山年譜 時年已四十一

先生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

宋史本傳 李遜齋道南講授云龜山受業於程純公在

元豐四年闕十有二年為元祐八年復受業於伊川先生

時龜山授瀏陽縣出京遂往西洛見先生於長壽寺拜表  
院畱則十日往訪游定夫復同游返洛再畱數日而去明  
年紹聖改元章惇拜相游定夫守太學博士龜山  
山貽書與之定夫得書即乞出為齊州簽判 游定夫

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外書

晁氏游定夫問先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  
容詩

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先生曰馴此可以至矣後

和靖與周恭叔以此語問先生先生曰然其間亦豈無事

恭叔請問先生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可

以明之外書呂堅中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先生曰儒

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

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

然大抵刀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

則傷仁放之則害義外書卷八按龜山紹聖元年與定

夫書有云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  
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  
教不宜有吝也故類繫此

程子年譜卷五終

終之譜皆何食也終年不男樾校字

終下宜有卷也對

指取錄此有難

天書前云夫

神聖如彼夫

國書口短之

極其主不以其

終之譜皆何食也終年不男樾校字

